

目 录

(第三辑)

李根源在韶州·····	周采泉 彭祖熙	(1)
解放前乳源县几个县长情况的回忆·····	刘复英	(10)
洒泪难书赤子心·····	叶世钦 王 冲	(22)
孙中山两次督师北伐在韶关·····	梁观福(整理)	(27)
抗日时期韶关沦陷的经过·····	彭祖熙(整理)	(35)
仁化县开展“血防”工作前后的概况 ·····	刘 平(整理)	(40)
粤北土纸兴衰史略·····	硯 农	(45)
韶关桥梁历史概况·····	梁观福	(49)
北宋时期的韶州铜冶·····	李国伟	(54)
清初曲江名士廖燕·····	彭祖熙	(67)
天下第十九“福地”丹霞山简介·····	赖 歌	(72)
“风烈楼”由来小考·····	庄 韧	(82)
对《从风度楼说起》一文的辨正·····	卢永光	(84)
✓关于清代韶州的人口问题答何振元同志·····	李国伟	(88)
读者来函·····	刘复英	(90)
勘误表·····	编 者	(92)

李根源在韶州

周采泉 彭祖熙

韶州滇军墓地在火车站东南毗邻的莲花山脚，地名沙冲坪。这是一个逐渐被人们忘记的地方，是李根源在民国八年（1919）十月建造的。了解李根源在韶关的一些经历，对研究我市民国初期的军事、城建、教育和文物工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

李根源生平简介

李根源始字养溪，后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今腾冲）人。他生于清朝同治五年（1879），清末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云南参加政治活动。辛亥革命时，任云南军政总长兼参议员、议长。1916年5月，两广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部，根源任副都参谋。不久，军务院成立，根源又任军务院都参谋。民国七年（1918）二月下旬，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并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统督滇军第三师、第四师并曾兼第四师师长等职，统治粤北十五个县。民国九年（1920）二月，改任督办广东海疆防务兼雷琼镇守使，移驻海南。民国十一、二年（1922—1923）间，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见政局日非，急流勇退，奉母到苏州隐

居，筑“阙园”以终老。那时候，章太炎、金崔望两耆老也都在苏州做寓公。李根源与他俩谈艺论文，甚为契合。三人因此结为金兰兄弟。李根源虽是军人，军政方面曾握重柄，但是，在文学方面，亦颇有根柢，有“儒将”之誉。他曾加入南社作会员，著作有《荷戈集》、《曲石诗录·文录》等，并自订《雪生年谱》，记述了一生的经历和行踪。全国解放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7月6日，根源卒于北京，年八十六岁，是同盟会会员中之后死者。

滇、赣军的“南雄之役”

民国四年（1915）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25日，蔡锷、唐继尧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护国运动自此开始。民国五年（1916）元旦，云南军政府正式成立。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19日，陆荣廷、梁启超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开府办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5月8日，独立各省在肇庆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李根源任副滇粤桂联合军都参谋。随即，滇军张开儒率第一师北上粤北，三炮定韶州（事详本刊其他同志文章）。南韶一带，均为滇军占领。

由于滇军要平定据潮州而叛的莫擎宇，又要对付从海南举兵内进的龙济光，所以，粤北方面，暂时与段祺瑞所辖的赣南镇守使吴鸿昌议和。民国七年二、三月间，吴鸿昌乘滇军主力与龙济光军相战之机，越过大庾岭，下袭南雄。滇军张开儒战败退出，北军却不直下韶州，只是顿兵搜掠。正在进迫雷州的李根源即被任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昼夜旋师反攻南雄，北军不敢南下。接着，李根源又令滇军第四师师

长朱培德兵出崇义，第二十旅旅长杨益谦兵出虔南。北军极为惊惧，连夜奔南雄而北返。滇军收复南雄。这便是滇、赣军的“南雄之役”。

是役，滇军阵亡官长十一人，士兵一百一十二人。

韶州的滇军墓地、祠堂和祭产

民国八年（1919）初，韶州邓姓县民捐送该姓公产的沙冲坪山地给滇军。李根源在建造广州二望冈的滇军墓地之后，又在沙冲坪营造韶州滇军阵亡将士墓地。

经过八个月的施工，耗资二万元，才将这一百多具阵亡官兵的尸骸移葬入墓地，并附葬征戍劳役而死的六百余人。

李根源以“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滇军总司令”的身份，由卢滇生代笔，立了一件“韶州沙冲坪滇军墓碑”，并建碑亭一座。碑亭为石砌，六柱，柱上铭刻对联六副，兹选录如下：

仗义别滇池万里惊风惨闻曙集
招魂依庾岭半天飞雪香喷梅花

——军政府代总裁交通部总长赵藩

悼此国殇兮生而为英死而为灵铭泐燕然
遥峙二望冈前表

皆我乡人也骨可不朽名可不灭封崇马鬣
高并曲江岭上云

——曲靖孙光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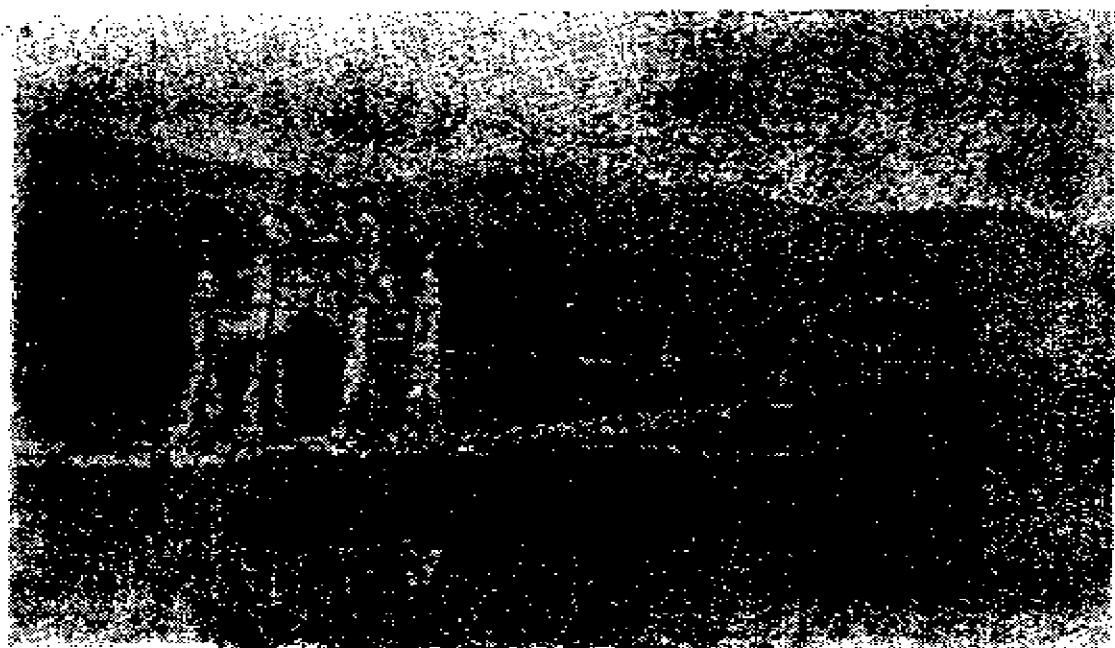
滇海振雄师重整河山金马碧鸡腾壮采
韶石埋战骨载悲袍泽黄蕉丹荔荐馨香

——滇军第三军第四军军需佐士全体

高冈二望曲水双流勉为同袍营葬地
梅岭千寻滇云万里剧怜沱泪大招时

——勋三位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滇军总司令李根源

韶州沙冲坪滇军墓地的范围，依照当时的印契执据等文献，分为两个区。其一，左至本山山腰，右至本山山脚，前至温姓地，后至本山山脚。由左至右英尺七十五丈六尺，由



韶 州 滇 军 墓 地

韶关市博物馆供稿

前至后六十五丈九尺；其二，南至本山山顶，东西均至本山

山脚。由南至北英尺六十五丈五尺，由东至西六十五丈八尺。

为了方便岁时祭祀，李根源还在韶州设置了滇军阵亡将士祠和祭产。祠址在道前街，东至陈姓屋，西至叶一枝算命馆，南至道前街，北至道署煤山。由东至西英尺五丈，由南至北二十五丈二尺。韶州祭产两宗。其一在东堤，有铺地十五间，月共收租资十一元二角；其二在东关外，有地一块，东至河岸，西至城脚，南至石级，北至公厕所。

以上墓地、祠及祭产，据说都由当时的广东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财政厅长杨永泰批准划拨，分别呈咨滇粤两省督军、省长公署及财政厅、警察厅，并由曲江县署查照有案。

历史发展，时代前进，桑田沧海，换了人间。滇赣军的南雄之役早已成了过去，就连韶州的道前街也差不多没有人知道就是今天的西堤横街了，滇军祠与祭产自然不再留有痕迹。这些都不必有怅然之感，只是墓地上李根源立的墓碑，却已被人私自挪作它用，似有盗窃国家文物之嫌。所幸这一座石亭还在，柱上对联也还依稀可辨，给研究韶关文史的工作提供一点资料。

韶州讲武堂

李根源为了适应战事频繁、军官补充量大的需要，在驻韶期间，办了两期“韶州讲武堂”。

韶州讲武堂第一期于民国七年（1918）九月二十二日开学，共收学生三百四十七人，大部分是云南人。粤北籍的只有两个，都是南雄人，一个是董永思（字秉三），另一个是

王成章（字斐然）。

李根源在讲武堂第一期开学之初，曾作训词。他大声疾呼：“今日无学之民，不可以为国，尤不可以为战。自欧战之兴，亦历五载，陆上之战，寔且移于空际；海上之战，寔且移于水中。战术之变迁，随科学与物质而演进。彼一国之民，以铁血相见之场，亦即其一国之民，以学术相见之地也”。远在半世纪前，他即提出科学救国，亦可谓有先见之明了。

第二年（即1919年）十月六日，韶州讲武堂第二期又开学了。这一期共收学生五百一十二人。粤北学生共十七人：

曲江：邓兆鸿（字子顺）

张其榆

邓志才（字卓民）

南雄：吴昌造（字宇夷）

始兴：官家璠（字子滨）

陈干勋（字翊廷）

李君仁（字乐山）

连县：谭福庵（字叔平）

邓冠魁（字捷三）

邓懋枏（字东生）

乳源：李昌湘（字维汉）

杨寅恭（字协卿）

英德：胡渡群（字潘初）

郭懿中

翁源：杨秉中（字性初）

乐昌：朱传寿（字瑞星）

阳山：曹国良（字寿民）

李根源又作了第二次的《入学训词》，开头说：“本校之设，迄今一稔，草路蓝缕，用力至艰。而四方闻风，群才辐辏，求学之士，又多于薰灼百战之余，闯关万里而至。气求声应，于兹为盛。此私心之所深幸，亦初意之所不及料也”。随即，他勉励学生“坚忍刻苦”，说：“夫坚忍刻苦者，为学之要，立身之本，岂第军人为然？而于军人则尤切！军人者，牺牲一身，以靖献于国家者也。故身非其身，而国家战斗团体之一员也”。最后，他说：“西南以护法而战，军兴以来，大小数百战，胜负之形，灿然可睹”。正说明滇军之坚忍刻苦，在“护法”之役，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重视城建和文物保护

李根源虽然是一个军人，却对地方的建设极为重视。

韶州为岭表门户，重关横锁，列壑环趋，外连湘赣而内通南海，三面环水，城内与城外的联系除北面有陆路之外，东、南、西面均全仗渡船与桥梁。李根源在韶州的时候，曾飭令岭南道尹杨晋建造韶城的交通，并躬亲相度，作大体的规划，布置铺筑韶城横渡东河坝的军桥及东河坝至车站的军路、车站通周田的军路。又要求修筑南门口通车站的军桥。他还着杨晋飭令曲江县长估测兴工，所需款项，向督办署实用实报，“如须征用民夫，务宜酌给工资伙食，予以亲切和平之待遇，不得稍涉滋扰，致失民心”。

虽然，我们曾询及年逾古稀的韶关乡耆，都说西河才有军桥之设，而东河军桥，未有所闻。这些交通设想有无实现，修桥铺路的详情如何，都无从了解。但是，李根源在饬

令岭南道尹时的剴切晓谕，关怀民夫的情感和用心，是解放前握兵权者极少有的。

李根源既有“儒将”之誉，智囊们也不乏他的老师和文友。他和这些硕儒文胆们征战各地，采风问俗，对当地的文物和名胜自然极为爱惜，并且极力表彰当地的乡贤前哲。

民国七年（1918）夏，根源在击败江西军阀，收复南雄之后，曾经令委曲江县知事陆光鑫，宪兵队长董权珩重修韶州的九成台、风度楼、风采楼和风烈楼。他在《重修令》中首先说：“曲江胜迹，二十有四，九成台其一也。若张文献（九龄）之风度楼，余襄公（靖）之风采楼，亦韶城有名之古迹。盖以张余两公，学问事功，照耀唐宋，故其两楼，自足千秋”。对少为人知的麦铁杖，则着力揄扬，说：“尚有隋之麦武烈公（铁杖），亦韶郡人也。武勇绝伦，北征突厥，特建殊勋，及辽东之役，奋战身死，是其忠勇义烈之气，凛然犹生”。根源带头“捐金一千元，作培修风度、风采两楼与九成台之费。再捐金五百元，就过街楼地址，为麦武烈公新建风烈楼”。并说如果资金不敷，则由滇军各师旅团长及北江各县知事分捐助成。

民国八年（1919）夏，根源偕宾僚谒韶州城西罗源洞张九龄祠墓，见到所存“墓碣高不及三尺，广一尺而强，为嘉靖壬寅郡守符锡所立者，亦渐就礧泐”，“祠墓湫隘芜秽”，于是，“为之慨然，出资葺治，于冬十一月毕工，计用银万元”。根源这次重修九龄祠墓，虽未将祠改作，仅仅换去朽材，却将墓四周的破旧残砖，一律换成石，并由他的老师赵藩（介盦）书墓碣。宋天圣八年立的九龄神道碑剥泐已甚，不可卒读了，他又重镌一块，树于墓侧，并由孙光庭（少

元）书丹。这件新树的神道碑高达六尺，宽有四尺余，比原碑宏伟多了。这些本来是地方官应该做的事情，却由根源“越俎代庖”，难怪事隔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韶关人民还能记得他的一些逸闻逸事。

所幸今天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但对城建、交通、工农业生产十分重视，而且对文物名胜也加意保护。最近已由省、市文博部门重修的九龄祠墓，不但把行将倾倒的九龄神道碑扶正加固，将九龄祠维修粉刷，还另镌立九龄墓碑一件，代替了已被人打断的墓碑，甚至还将墓室清理，让后人能进内瞻仰唐代的墓葬形式和壁画。市内的韶关公园里，李根源曾镌刻文字识记的一座玲珑剔透的假石山——传说为“韶石”中的“狮石”，也被端端正正的竖立在基座上，让人们观赏。

解放前乳源县几个县长情况的回忆

刘 复 英

乳源这个群山环绕、山青水秀的山城，曾是我生长、学习和工作过的第二故乡。因而对那里的勤劳诚朴的人民和它的一草一木，怀有亲切、依恋之情。由于当年工作关系，对故乡的人事变迁、重大设施，特别是那时（解放前）一些县长的表现，都比较了解。现就记忆所及，把其中较为突出的三个县长的事迹，分述如下：

肖 乃 昌 智 除 恶 霸

一九二八年间，肖乃昌被派为“广东乳源县”县长。他是增城人，地主家庭，学的是法律，年约四十岁。

当时的乳源，连公路也没有，僻处一隅，与外界几乎断绝接触，百业落后，中学也没有一间，多数人迷信“鬼神”。少数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利用封建势力，对广大的贫苦劳动人民大肆压迫剥削；一些好吃懒做的歹徒，三五成群以偷窃抢劫为生，造成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当“政”者，更在钱粮、各种税收（包括烟赌）上来刮削民脂民膏。大多数的善良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沾烟赌 忍耐受辱

肖乃昌，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未上任前他对这个小小山城的民情风俗和土豪劣绅、盗匪歹徒的猖狂作恶，是早有所闻。一些关心的亲友，劝他活动别的县缺，何必冒此危险，但他想为民做点好事，毅然走马上任了。

肖乃昌到任后，第一件大事，是掌握武装力量，他利用封建宗族关系，把盘踞在“九仙”的土匪头子肖足，请来县府，委为“县政府游击队”（即县兵队）队长，实行“以匪治匪”的办法；第二件大事，分别到县城和附近乡村，上门拜访那些所谓“绅士”、“团总”、“会长”、“董事”等等，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和自己的谦虚。

有一天，肖乃昌接到一封由“乳源第一区民团”团总丘玉坚（丘亚福）、“乳源防务经费”董事胡良弼、“县教育局”局长丘举梅、“禁烟督办乳源办事处”主任廖中英联名的大红请贴，恭请他于×月×日下午五时到下街胡屋新楼赴宴。肖县长由肖足和两名马弁（即警卫员）跟随依时前往，受到热烈欢迎。散席后，接着就是打“麻将”、玩“扑克”、吸“鸦片”各乐其乐。但肖县长既不赌博，更不吸烟，并准备告辞，主人那里肯依。先由廖中英硬拉他去打“麻将”，肖乃昌说：“我饮酒太多，头痛，打不了四圈”。廖中英用力太猛，几乎把他推倒在地；而大烟鬼丘玉坚装作酒醉的神态说：“县太爷头痛，吸口鸦片烟就舒服呢”，不由分说，拉着肖乃昌入卧室，强要他躺下烟床，肖不依，这个恶棍即耍起无赖来，大声说：“老子让你打牌、吸烟，是对你客气，你有什么了不起！……”。肖乃昌，强自克制，一言不

发，主、客不欢而散。事后还派肖足向他们道歉，消除他们的疑虑。

绅原是匪 抢奸“官太”

乳源距离曲江（即韶关市），不足四十公里，但中途被几座大山所阻，又无公路通车，走的尽是崎岖不平山路，当“官”和有钱的人，大都雇请两人抬的“轿子”代步。乳源当时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由县府领导、指挥的“游击队”（有三十名队兵、分为三个班）和一些由地主恶霸联合组成的“民团”；由商人组成的“商团”（人数约三十，但只负巡防之责，不管出击和剿匪），外来驻军时有时无，“警卫队”、“自卫队”当时还未组织成立，在此军事力量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乳源自然成为盗匪猖狂活动的渊藪，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就在肖乃昌到任不久的时候，“乳源县地方法院”一个推事的太太（二十多岁），由曲江到乳源来和她的丈夫团聚。当她坐着“轿子”、后面跟着两名由她丈夫派来迎接她的法警（没有携带武器）走到“龙船湾”山脚时，忽然走出几个用毛巾蒙脸，手持刀、枪的“土匪”，喝令：“不要走，下轿检查！”一名法警上前说明她是×推事的太太（推事和太太的姓名忘记了），却被一个“土匪”打了一枪托，不由分说，把太太用毛巾蒙着眼睛抢走了。她以后的遭遇，可想而知。

五天之后，这个失去妻子的“法官”，知道法院的“书记官”周澄波“神通广大”，同地方上的“士绅”、“团总”，在幕后发号施令的土匪头子都有交往，就请托他帮忙营救，

花了几百银元，赎了回来。这笔抢劫到法官头上的罪恶账，不仅身受其害的×推事感到耻辱，也反映出当时乳源的土匪确系“无法无天”，成为一大祸害。

布下罗网 群魔被擒

肖乃昌和法院的推事、检察官等经过策划，联名电请“广东西北区善后委员公署”王应榆委员派部队来县维持治安、剿灭匪患。后得批准，并派了由李振（即后来在四川率部起义的李振将军）为营长的一营国民党部队开到乳源。第二天，肖县长首先请李营长、连长、法院推事、检察官、书记官和地方士绅、团总、会长等人宴会，以后轮番酬宴，表示亲切、合作，使这些恶霸、坏蛋放弃了防范和逃避的打算。

部队来乳源已有半月，每天都在出操、演习，毫无剿匪意图，还传说，县府要成立“××委员会”，聘请地方“士绅”、“大老板”为委员，共商剿匪大计，搞好全境治安。坏蛋们放心了。其实这是肖乃昌、李振用的“欲擒故纵”之计，因而按兵不动，以便依计行事。九月的一天，县府隆重召开“乳源县清乡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丘玉坚、胡良弼、廖中英、丘举梅、周澄波、肖足、张拱北、陈细城（张、陈都是地主武装民团团长）、袁暄（清朝举人）、黄云阶、江子韶、刘邦杰（黄、江、刘是商界）等人都是“清乡委员”，接到了出席成立大会的请帖。

但老奸巨滑的胡良弼、周澄波，这时正躺在丘玉坚的烟床上，议论是否参加这次大会，有无不测的问题。接着，丘举梅、张拱北等也来了。他们又一次交换意见，认为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们如果对我们有怀疑，军队来了十多

天，什么时候，都可以逮捕我们，何必聘请我们为“清乡委员”？肖乃昌也要依靠我们替他剿匪出力。就以李营长和几个连长来说，对我们也很客气，我们又有肖足在那里，怕什么。他们一致决定，出席参加成立大会。

肖乃昌、李振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把大会会场设在县政府大堂，只由肖足派出4名队兵维持秩序。参加会场开会的，除全体“清乡委员”十五人外，还有各机关、学校、商店和居民约一百三十人。庆祝成立大会闭幕后，司仪宣布：请各位“清乡委员”到会议室开会和宴会！

就在大会开会这一段时间里，部队遵照李营长的布置，派一排兵包围，收缴了肖足的游击队留在队部的十多名兵士和守卫县衙大门的四名门卫的枪支，把他们关在“拘留所”内；另挑选十名身强力壮、枪法好的士兵，化装成勤杂人员，在会场送茶、奉烟，暗地里监视他们。由何连长率一连兵把每一条可以逃跑的道路、渡口严密封锁起来；由张连长带一班士兵搜查丘玉坚、胡良弼、周澄波、丘举梅、廖中英等的住所。

其中，难以对付的就是“县政府游击队长”肖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老贼头双手会使枪，而且百发百中，从来人不离枪，又象狐狸一样奸狡，对他稍为大意，后果难以设想。肖乃昌反复思考，采取了：指定两名化装成勤杂的士兵专门“服侍”肖足。必要时，当场把他枪杀；向李营长借了一支德国造快掣驳壳，把子弹内的炸药换上沙泥，安装回同原来的子弹一样，把它放入枪腔上面，另用十粒真子弹放在下面。在开会前，肖乃昌派人请肖足到“县长室”有事商量。他同往常一样，身穿香云纱、挎支驳壳枪，昂首阔步，直入“县长室”，只叫一声：“昌叔！有什么吩咐？”肖乃

昌用客家话笑着说：“亚足哥请坐！今天开会，不用军队参加，已请你派人维持会场秩序。”肖足说：“已派了4个弟兄。”肖乃昌故意指着他的驳壳枪说：“亚足哥的枪，是老式、十响吧？太旧啦，前几天李营长送了我一支二十响德国造快掣驳壳，我用不上，送给你吧！”随即在柜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足。这个老贼接枪过手，见装满了子弹，非常高兴，连声道谢！肖乃昌说：“亚足哥你就把它挎上，旧的叫亚牛（肖乃昌的勤务兵）送回队部！”肖足真的照办。肖县长见他上了当，怕他回去试枪，发现破绽，殷勤留他早餐后，一起去开会。

会议室内，“清乡委员”们，有的高谈阔论，有的饮茶、抽烟。会议开始，他们讨论、通过了“清委会的办事细则”。按照会章，除由县长肖乃昌兼任主任，营长李振兼任副主任外，并推选丘玉坚（亚福）、胡良弼为副主任，周澄波为秘书。正当这些恶魔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列勤杂人员，给每位委员送上一份点心。然后迅速地退到肖乃昌、李振、肖足、丘举梅、张拱北、周澄波、丘玉坚、陈细城、胡良弼等人的旁边或背后。接着，会议室前、后门，已由持枪的军队包围。肖乃昌正要发言，老狐狸肖足知道不妙，抓起驳壳向着肖乃昌、李振猛射，他不知子弹是假的，不起作用，他凶性大发，想拿起坐椅打肖乃昌，已来不及，被一勤杂人员，开枪击毙。丘玉坚等都被勤杂用枪指住，无法抗拒，只好俯首就擒。

且说廖中英这个大坏蛋，他派人在“龙船湾”假充“土匪”抢去×推事太太，藏在附近一个姓付的同学家里，他和丘玉坚及这个同学，轮奸了这位太太。有一夜再去奸污时，好象有什么急事，不慎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小腿，虽未

送命，但他的凶相，已留在×太太的脑海中，成为以后破案的凭证。廖中英受枪伤后，乳源没有医院，找了一个跌打医生给他医治。因伤未好，所以没有参加“清乡委员会”成立的庆祝大会。

当张连长率兵搜查廖中英的住宅时，这个躺在睡椅上养伤的坏蛋，已被逮捕。事后，供出了抢劫、藏奸×太太的真象。

这些罪大恶极、为所欲为的恶霸、匪首，终于被明正典刑，使县城各乡的地主恶霸和一些作恶多端的盗匪，有所恐惧。肖乃昌智除土匪恶霸的事迹，虽属是国民党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问题，但对乳源的老百姓，也算除了一害，受到称赞。

郝耀铭受“师爷”摆弄

郝耀铭（后改名郝重光）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在潮汕办矿务和税捐起家的，母亲龙老太太是顺德的“名门闺秀”。郝是“岭南大学”毕业生，爱人陈小姐，是陈济棠时代任“海军司令”陈庆云的妹妹。他在广州东皋大道有一座花园式的三层楼房。父亲交游广泛，同国民党广东的军政要员如陈维周、霍芝庭、区芳浦、香翰屏甚至宋子文都有来往。二十二岁的郝耀铭，大学毕业后，要往日本、欧、美留学，易于反掌，但他父亲却希望自己的儿子，出长“百里”，为以后“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打下基础。于是请客送礼，给他搞到一个山区小县的乳源，出任县长。

一九三二年冬，年少县长郝耀铭，在几个老于“官场”的秘书、科长、出纳和几个体格强壮的武装人员陪同下，分